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许 苹 校对:谭智方

图片提供:罗玉珍

记事本

■原载《今日醴陵》

锅灶的嬗变

肖晓菲

前不久,回乡祝贺四婆乔迁新居,红砖青瓦的楼房建有三层,镶嵌在美丽如画的乡村田垄里。客厅和厨房有高高的房顶,宽敞明亮,以乳白为主色调,大气舒适,花岗岩灶台、方太抽油烟机、微波炉、消毒柜等厨具排列有序,如同参加乔迁的嘉宾。“要是早几十年,咱农村人有个土灶做饭就不错了。灶屋(厨房)能搞这么豪华,做梦去吧!”我在村里人的感叹声中,思绪被拉回久远的童年,有关锅灶的记忆在眼前浮现、逐渐清晰……

七十年代初,我虽出生在城里,但家庭条件并不好,父母亲为更好地讨生活,将我送往醴陵孙家湾乡大塘村(现改为孙家湾镇观前村)的外婆家。外婆家的屋子是低矮的土房,地面没铺水泥,脚下全是踩了不知多少年的黄土。房屋占地面积不大,由两间卧室、一间厅堂、猪圈和厨房组成。厨房很小,灶台却垒得很高。灶面是用黄泥抹的,或许日子久了的缘故,有枯树皮般的裂纹,却被外婆收拾得干净整洁,叫人看了舒服。灶上安有两口锅,大锅一般煮猪潲,小锅做饭烧菜。锅与锅之间有个生铁制作的热水坛,在坛中加入冷水。烧火时可以用火的余温暖热水,利用它可以给我们洗碗、洗脸、洗澡用。

厨房的屋顶没有明瓦,屋瓦上时常悬挂些“吊吊灰”,黑沉沉的。厨檐上竖起的烟囱,与家家户户惊人的一致,素面朝天,下通灶台。做饭时,炊烟喘着粗气从长长的管道里喷薄而出,混杂着未燃尽的柴火烟灰,飘洒在空中。每日清晨,从土墙的木格子小窗看得见条条光柱射入到幽暗的厨房,落在土灶上。

在那为温饱奋斗的年代,普通人家的条件不好,生活很单调,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几分钱的“老冰棒”也属于奢侈品,餐桌上的鸡鸭鱼肉就属稀罕物了。外婆家厨房一角,总有一堆老南瓜、老冬瓜、老玉米和老红薯。红薯在村里也叫番薯,书中记载:有甘薯之德,可吃多了胃会难受。一日三餐米汤是不会少的,豆豉米汤、葱花米汤在锅里轮换,没有多大变化。即便家中来客,煎条鱼或炒碟肉,这些丰富的“大餐”也多半成得难以下口。外婆有意多放盐自有她的道理,人多量少,经吃下饭。

那时候毕竟体会不到大人的愁苦,日子过得再艰难,也希望大人们想方设法满足自己胃的需求。每日正餐过后,我就喜欢黏在外婆身边转悠,甚至主动要求当“传火丫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能够伺机提出“小心愿”,希望外婆给我吃“小灶”。

外婆对灶颇为敬意,让人感觉深不可测。日子慢悠悠地过着,我在外婆身边生活了十五年,学到的知识一点点增多,视野一点点扩大。翻阅到有关灶的文字记载便懂得了:“灶,也叫灶台。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没有固定的居所,或住洞穴、或住树上,往往在地上环火而坐。意识到篝火有取暖、熟食和照明的三大好处后,于是爱上了篝火,进而发明了灶;新石器时代人们有了固定的居所,灶发展为火塘,随后发展有三角撑的应用煮食物,这是灶具嬗变的一大进步。进入到新世纪,新型的灶具更加显现出了它独有的魅力,有了清洁、迅速、安全的燃气灶和多功能集成一体灶。”

这些文字显然是告诉我们:民以食为天,锅灶是美食的源头。祖先们用智慧发明了让生食变成熟食的灶具,这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走向人类文明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灶台间穿梭呢?

当然,我的外婆没读过书,不懂得灶的嬗变过程。她之所以对灶满怀敬畏和热爱,是因为心中有个最简单的逻辑:外婆幼年随家人从江西逃难来湖南定居,住的房屋是茅草搭建的。矮小、简陋,还怕刮大风、下大雨。靠门的位置用几块土砖垒起,架上一只铁锅,便是炊事的开始。遇着大风大雨天气,湿柴草扔进灶里,浓烟即刻充斥着茅草屋。烟熏火燎中,外婆呛得眼泪汪汪,直不起腰来。外婆讲这些,双手会在我后背轻柔地摩挲,眼睛亮起来,继而脸上荡漾出甜蜜的笑容。我就从外婆眼睛盈盈波光里,去仔细瞧她引以为豪的土灶。

轻摆的时钟,一圈一圈摇晃着流年。

外婆家的住房也踏着山村飞速发展的步伐,将土墙房变成了两层楼的砖瓦房,灶台由从黄泥巴抹灶面,到水泥结灶面,再到后来瓷砖贴灶面。厨房里的炊具设施,烧煤、烧电取代了烧柴。在传统节日或特殊纪念日,外婆在宽敞的厨房忙得脚下生风,锅灶里被撩拨得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留下更多难忘的美味:回锅肉、清蒸鸡、啤酒鸭、南瓜饼儿……

如今,我那面目慈善的外婆辞世二十年了。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东西,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优势。告别土灶,人们再也用不着上山砍柴,山岭铺满了绿色;少了炊烟,我们头顶的天空显得更加蔚蓝明净;告别土灶,女人们围着灶台边的时间随之减少,有了精力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每当夜幕降临,公路两旁路灯次第亮起,山村广场上,身着舞衣的大婶大妈在悠扬的乐曲中扭动着婀娜身姿;屋檐下则聚集着年老的人,脚边往往放有茶水。一口茶,一句话,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岁月的嬗变、山村的嬗变、锅灶的嬗变。总也不忘说一句:“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的生活才像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随笔

■原载《文艺窗》

傍林鲜

王亚

李渔食笋,两言以概之——素宜白水,荤用肥猪。

初看似乎能想出十种以上的食笋菜谱来怼回去,细想想,大致如此啊。或者换种说辞,煮笋之法,一曰孤行,一曰伴荤。

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这还是李渔说的。我吃过几种孤行的笋,盐煮笋、手剥笋、清炒笋,实是甘美脆爽。伴荤一法更多,冬笋炒牛肉、春笋焖火腿、小笋炒腊肉、笋干回锅肉、腌笃鲜……一样笋能烹出一席嘉馔。

笋为竹之萌,有冬春之分。寒冬便在地底下萌发,渐渐土丘隆起,却始终不得破土而出。直至一度春风,拱破地衣,一天不见就能蹿出尺许。笋又分大小,修竹生大笋,矮篁长小笋,大笋能做玉兰片,小笋能晒小笋干。

择一暖冬日,扛了锄头,往后山竹林寻冬笋。修竹颀长青黛,地上铺一层枯叶,寒风一过,飒飒的又落一些。寻那土层坟起处,绕周边小心挖就是。几锄头下去,就见呈土黄色的笋箨了,再添一锄,它便带了黄泥一齐滚出来。冬笋得算

土行孙,矮小精瘦。春笋就俊气多了,竹箨也有了层次。近土层的赭黄,出土后的褐黑,箨尖上顶着几片绿,剥开来笋体绿粉初匀。埋得深些的春笋尚须锄头,将盈尺时,直接搂住了放倒即可。

《山林清供》中有一样独特的食笋法:“夏初竹笋盛时,扫叶就竹边煨熟,其味甚鲜,名曰‘傍林鲜’。”这样看来,林洪做“傍林鲜”的笋也该是小笋。到了夏初,大笋都早已经成了笋阿姨笋伯伯了,哪里还值得一烹?傍林鲜倒值得一试。

我老家管摘小笋叫“扯笋”,很是形象。春上雨后初晴,往矮竹丛中一钻,那小笋如披了甲胄的小兵,早立在那里等你检阅了。伸手扯便是,一扯一声哔卟,哔卟哔卟……就扯了小半袋。扫叶煨笋大约也不难,只需竹叶或其他枯枝叶干燥些,一点就着。但千万莫在山中生火,一阵风来烧了眉毛事小,把一座山点着了可了不得。煨鲜笋大概也跟煨土豆红薯似的,只借了火焦气都能香半里,剥开焦壳后,那笼在火灰里煨出来的鲜香更能令人惊艳了。

炒小笋和春笋一般都先用水焯过,以去除草酸,如若不焯水,笋里便有一股“哈”味。“哈”也是我老家的说法,譬如不焯水的春笋,譬如放久了的干果,都有“哈”味。也就是北方人说的哈喇味,到我们这把“喇”给简化了。冬笋却可不焯水,甚至连水都不必沾,仿佛遇水后,鲜味都随水遁了。

冬笋挖出来尚能收十天半月,春笋是隔夜也不能,它由根茎上扯下来犹能蹿出一寸长来。这便老了,“哈”味也重了。是为嫩笋不等人。

我小时候爱吃小笋,最好早上扯的,中午就炒来吃。也可算“傍林鲜”。那时,祖父最爱炒两样笋菜,小笋炒腊肉和小笋煎蛋。小笋剥了后,扔进沸水里焯过。捞出后拿刀面拍扁,再拦腰切成小段,就可炒腊肉了。腊肉须是乡里杀了年猪自制的,腌了盐挂在柴火灶上熏了小半年,连肉色都已经覆盖了。要吃时,拿刀割下一块来,用淘米水洗净了,隔水蒸半个小时,切成薄片备用。其他配料则只需小红尖椒和新鲜蒜,尖椒切碎切丝均可,蒜白蒜叶都切段。小笋炒腊肉最好用茶籽油,倒入锅里便一股浓炽油香。油炼了放入腊肉,略炒一下捞出,肥的部分几乎呈透明状。再将尖椒蒜白置入,煸出香味时放小笋。搁少许盐,炒匀入味加入腊肉继续翻炒,而后加高汤或水,稍沸时将青蒜叶撒入,淋上一点酱油,即可出锅。就着这一盘菜,我能吃三碗饭。这算李渔的伴荤之法。

祖父的小笋煎蛋又是另一番滋味,只不知算伴荤还是孤行。笋煎蛋是一样快手菜,笋焯过拍扁切碎,鸡蛋搁盐少许打成蛋液。笋末炒后也撒些盐,然后倒入蛋液,煎至金黄即可。小笋煎蛋全无须旁的作料,又香又脆,颜色也勾人。

笋菜里最有名的该是“腌笃鲜”。在绍兴吃的手剥笋也得鲜味。那笋比拇指略大些,一小截一小截在小碟里排开。就拈一截,缓缓将笋箨剥开,一截一片或两片笋箨而已。笋极爽嫩,一点咸味之余又甘鲜,只盐水煮过而已。实在如此至味才能“一味孤行”啊。

祖父还会做一样盐笋干。将笋以盐水煮过,用火焙干或大太阳底下晒干,干至笋泛出盐花来就成了。不知是否盐将笋里的草酸激出来了,盐笋嚼起来有碱味。盐笋炖汤、炒五花肉都好吃,不伴荤加剁辣椒炒也好吃,佐白粥相宜。

《红楼梦》里只一样鸡髓笋,想来也是磨牙的精致。《金瓶梅》里倒有几种笋菜,酸笋鱼汤、春不老炒冬笋,还有一样“红馥馥的糖笋”。“春不老”就是雪里蕻,我老家也用类似雪里蕻的盐干菜炒冬笋。糖笋没吃过,不可想。

南北朝时,南齐将领刘灵哲生母患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老翁说:“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并不曾在哪本典籍里见过笋可医病,想来是患的饿病。笋终究是俗世食。不过,常食笋,肚里会“慌”,还是伴荤得好。

散文

■原载工大《鹿鸣》

夜中随想

彭磊

很久没动笔了。在这个普通的夜晚,突然来了点不知名的触动,那就放下手头的小事,随手写点吧。

抬头望了眼窗外,今晚的夜色依旧昏沉,没有看到点点的星子,这方窗棂留下一面四方的世界,显得分外的孤独。在这个方向,只看到天穹上被霓虹灯映染的浅淡色彩,没有看到皎皎的明月,也许,她在屋顶上或是在屋子的另一侧,照着需要寄托思绪的人们,她虽然在我的视线之外,但却在思绪之中;也许她只是一时厌倦了照看世间的光鲜、肮脏、宁静和喧嚣之类的,藏身于沉郁的阴云之后了吧。也许只有星光柔软的夜空,才能给她一份温情去安心小憩。

夜晚阻挡了抛去远方的视线,失了斑斓的色彩,也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去眺望更远的天外天。夜,应该是仁慈的吧,它给人以好梦去修整,去遗忘过往的悲喜,同时也在孕育一个光亮的明天。夜收走了迷惑人心的景象与色彩,留下一片暗的无尽领域,让思维更清醒、专注地去思索真假,领悟希望或者恐惧。

抛却了喧嚣的夜晚,以其深沉、宁静以及许多其他的特质,给劳累的人以安宁,给无睡意的人以莫名的感触。时间过得挺快的,还记得恍若昨日的高中三年,也是在这些相似的夜晚里,我试着写下了些琐碎稚嫩的文字,排遣着空虚,浇淋着胸中的块垒。嗯,也许我是喜欢夜晚的,也许是害怕的。不然也不会经常凭着灯光逃开夜的笼罩,同时又借着文字向夜倾诉我的内心。我惧怕夜的寒冷孤寂,又享受着孤寂世界里带给我的心安,真的有些矛盾。

曾想起多年前的夜晚,在那个宁静的村庄,仰躺在草地上看星光漫天,数着星星,或是指着清辉满月,呼为白玉盘。写到这里,不觉感慨,在追寻理想之地的途中,世人多借着书籍的记载或追逐前人的轨迹前行。只是这些都不过是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告诉人们如何去寻那可望不可触及的理想之地。但是,无数先行者的努力,将这根手指已修饰得如白玉般温润惹眼,以至让众多的后来者沉浸在了这根手指的光辉之中,而忘却了本该追寻的方向。

那时,夜是很宁静的,却不是无生气的静,那种自然的宁静,是能听得溪水轻弹,蟋蟀欢鸣,甚至是萤火虫振翅的声音……躺在地上,在满天星斗里找寻着北极星,然后突然惊道:“呀,快看呀!我找到北极星了,就是那座山尖上的那颗……”数星星数累了,便枕着青草睡去,与大地同眠,然后在微微的摇晃中,被父亲轻轻地抱回家。更多,已记不得了,只有那一大一小的身影在星空下渐远渐淡,记忆模糊。然后惊醒,回到今晚。那些曾经早已回不去了,我们早已长大。

夜色更加深沉了,阵阵寒意侵袭而来。喝口温水驱驱寒,享受着这股热流滑入肠胃,直暖心房。在这跨越千年的夜空下,不知有多少人也在一个个月满高天或暗淡无光的夜里,借此驱逐心上的寒意。当然,他们饮的可能是茶,也可能是断喉的烈酒。李白举杯邀明月,和影子享受孤独,也曾酒下豪肠,三分剑气七分月光。今晚的我,不饮酒也未身披月光,唯借一杯温水洗去睡意。遗憾今晚无月,若有的话,我也许就能收到多份穿越千年的思念与诗意。人生代代无穷已,只有这年年相似的月和万古不变的夜空,依旧收容着、放逐着一个个孤傲的灵魂。

黑夜的背面是光明,这个蔚蓝的星球以旋转的方式平分光暗,所以许多的人们认定光暗平衡,甚至光明必能压制黑暗。可展眼遥不可及的宇宙星空,我看到了无尽的黑夜,哪怕记忆中的星光漫天,相比于夜空这条恒河,也不过是河中有数的珍珠。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所以呀,哪怕光明是起源于黑暗,也不要放弃在黑夜里寻找星光,我们依旧得倚着绝望开拓柳暗花明。

楼下传来几声狗吠,将我惊醒,是客人还是夜归的路人经过?我一直孤单地行走,没有要等的人。那么,便是路人了。只是,我不知他为何匆匆,他也不会知道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个人在趁着微黄的灯光向夜借了灵感,让思绪飘飞。

已是将近平旦之时,该睡了。祝好梦。

现代诗

■原载茶陵《南浦潮》

晒鱼(外六首)

罗玉珍

父亲宰了几条鱼
晾挂在冬日的太阳下
鱼们大睁着眼
跟活着时一样
干干净净,形状漂亮
但鱼嘴朝着天空,从嘴里
伸出来一根细绳
将它栓绑在晾衣竿上
从下往上看鱼仿佛就在天空
云朵在它的嘴边移动
天蓝得胜于清澈的水库
它可以像鸟那样飞翔了
这是最后的自由与代价

秋天的表姐

大河像水蛇
太阳像豹
我路过庄稼,遇见表姐
她抬起头看我
黑白分明的眼珠子
清澈得像在神手里洗过
来啦。她说
烈日将她晒得特别黑
但牙与眼睛很亮
喜悦地朝我说话
整个田野在疯狂地成熟
谷粒和阳光晃得人眼花
表姐挥动她壮实健美的胳膊
拿镰刀杀向未知的稻田
我在秋天的逆光中看见她的背影
野性勇猛,风华绝代

寒冷的星星

写作之人总坐在无人之境
而放空让他重新接受拥挤

天快黑了
半朵浓荫中冒出的栀子让他回到现实
一个男孩的夏天在井中突然消失
突然被凉风吹起破碎的往事

转眼就秋天了
八月的星星无邪
发出奢侈寒冷的光

婴孩

我爱婴孩
我曾是可爱的婴孩
我的手接触他们像接触一个时代

那是最柔软的时代
人有着温柔的心
心有着爱情的质地

我与他们的眼睛相望仿佛
花朵挨着花朵
他在我怀中像晨风吹起香气

青春

青春马上会过去,不令人着急吗?
美貌这样的脆弱,她们害怕吗?
像这样鲜花般的时辰,很快弃她们而去,
无忧无虑也弃她们而去
连同天真,美好,纯洁甚至自由
一小管合适的口红和闲暇的独处
都将被碾碎,
她们将变成现在的反面
做青春的敌人,枯黄,烦累
急匆匆,睡梦中奢望一次美容
但她们美过,务必要记住啊,
记住这美好时光
这美貌的巅峰,短暂得刺眼
为那些易朽的她们培养了铁石心疼
她们忘记或享受着
这青春
在热闹的餐厅
急剧地绽放
她们的口红与美酒一次次相遇
喝得像即将远行的人

鼾声

妹妹睡着了,她的心可真大
无论打雷下雨伤心绝望
她都能睡得很好

她的鼾声让我放心
她的鼾声是一种天赋
如果失忆是一种快乐
我希望她什么也不要铭记

吃饭的时候

当现实,时代,自我
让我的语言粗糙,浅薄
无知,暴躁
我知道表达被短暂地荒废了
我坐在一间简朴的屋子里吃饭
痛苦离我很近
真理离我很远
这时候只有吃饭是幸福的
其他的暂时不要谈